小阿哥

姚锡娟

小阿哥，是我的二哥。年轻时的小阿哥称得上是“英俊小生”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鼻子挺直，嘴唇丰润，饱满的天庭配上浓密的乌发，不少人都说他长得像京剧名角张君秋。

他大我整整十岁，蛮喜欢和我这个小妹玩的。记得他十六七岁时，疯疯癫癫的，常用双手把我当杠铃那样高高横举起来，一边还大声喊着：“开心吗？怕吗？”我早已习惯了这个惊险动作，开心得咯咯直笑。他的这套功夫一直沿用到了他的侄甥辈、女儿和外孙女儿身上。小辈们躺在他那宽厚的手掌上笑着、叫着，而小阿哥又能像举重运动员那样憋足了劲儿坚持好一阵子，真是个长不老的大孩子啊！

小阿哥念书是极聪明的。解放初期他高中毕业，一气儿报考了六个大学，文、理、工科样样俱全。这六个大学都录取了他，最后他选择了同济大学化学系。而当时他最舍不得的是放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。我想如果他念文科的话，也一定很棒，因为他在初中三年级时就开始在上海大晚报、新民报等报刊上用笔名西皋公（戏稿公的谐音）撰写京剧戏评，读者都误以为他是一位老头儿，十七岁时他就用稿费买了生平第一块手表。

他酷爱京戏，常常在家哇哇地“吼唱”。我是个跟屁虫，既跟着姐姐们去看越剧名角尹桂芳的戏，也跟着小阿哥在家“吼唱”京戏。当时他最喜欢“吼”的是一句“叫小番”，他“吼”一下，我也跟着“吼”一下。这也不是那么好“吼”的，因为“番”字是要翻一个嘎调吼出来的。

他寻师访友自学几年能拉得一手好京胡。后来更由朋友陪他觐见京胡大师杨宝忠先生。杨先生说我早就注意这个青年了，他经常坐在第一排看我拉琴。1955年小阿哥终于如愿拜杨先生为师。他拉起京胡来眼睛微微闭起，时而微笑，时而蹙眉，拿着琴弓的手疾徐有致地左右推拉，极其投入。直到现在，电视中的“空中剧院”一有名角演出，他便在电视机旁跟着为名角们操琴，乐此不疲。

他喜欢搜集京戏和古典音乐唱片，“文革”中惹了麻烦。有一天小阿哥带着敲锣打鼓的人上家里来破“四旧”。听说小阿哥领着他们上阁楼，当着他们的面“自觉地”把一张张珍贵的唱片砸碎、踩烂……

小阿哥学游泳，先从学理论开始，再进行陆上实践。他坐在一条长板凳上，一会儿做手臂动作，一会儿又俯卧着做双脚划水动作，热闹得很，全家人都笑他发神经。谁知过了不久，他向大家宣布已经下水了，继而又说他已经横渡黄浦江了！众人惊讶不已，那时的他已三十有七。

小阿哥房间里的“乱”，大概可以挤入世界之“最”。他屋里没有一个抽屉是关严的；没有一件衣服是放平的；没有一个桌子椅子是空着的，全都堆放着报纸、杂志、钥匙、打火机、点心、药品……唯有挂在墙上的那几把京胡齐齐整整，不染一尘。

他多次去日本、英国考察、开会，还担任团长兼翻译。出国前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练习会话。有一天他请我们下馆子，居然对着服务员也叽里咕噜讲起英语来了，还讲一句翻译一句，弄得大家啼笑皆非。不过出国的时候，他还真能用英、日两国语言与欧亚美洲同行进行答辩和交流。

小阿哥是情感浓烈的人。当年，他的爱女去美国留学，他心中十分不舍，别人说这是好事，他却说：“有什么好，不就是洋插队吗？”去机场送别女儿后，他打电话给妈妈，在公用电话间就嚎啕大哭起来。

后来二嫂也去了女儿那里，小阿哥依然供职上海。有一年，小阿哥遇到车祸，股骨头受伤，之后更要拄杖而行。次年夏天，他女儿回国探亲，六兄妹聚在一起共度欢乐时光。席中，小阿哥不仅同女儿合唱了歌曲，还以他的保留节目《甘洒热血写春秋》压轴，聚会便在杨子荣的“哈哈哈……”声中落下帷幕。那晚，小阿哥的精神好得惊人，个中原因不言而喻，女儿是他生命中的“核能”。

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教授级高工，退休前他还去学习针灸推拿。他告诉我每次考试都得一百分，以三十“公岁”的高龄成为班上的尖子。那天晚上，小阿哥来看妈妈，他说头有点痛，坐一会儿就得回去复习功课，明天考试还要得一百分。我叹了口气说：“小阿哥，何必这么认真，次次都要得一百分呢？”他一下子就叫起来：“那怎么行，上去了就下不来了！”

我们老家的楼梯是木板的，虽不宽敞明亮，但我们兄妹几个闭着眼睛都能把它走完，并且每个人走楼梯的节奏都各有特色。小阿哥的脚步声是惊天动地的，开始像密集的锣鼓点，到最后小拐弯的那三级也绝不轻描淡写，照样咚咚咚跺得山响。一听这重重的脚步声，妈妈总要拍拍胸口：“喔唷，吓一跳！”妈妈搬家后，楼梯是水泥板的，再也传递不出脚步的信息。但每次小阿哥进门，依然匆匆、重重。那晚，他拿了几条平脚裤进来，叫着我的小名说：“裤腰带断了好几次，接得不能再接，想换条新的，不知该怎么穿进去。”我拿起一个大发卡，三下两下就穿好了一条。小阿哥边看边叫起来：“会了，会了，比烧饭还容易，这条我自己来。”看着头发日益稀疏的小阿哥在灯下认真穿裤腰带的模样，不知怎么，我突然鼻子一酸……

嗨，真是叫人又爱又“恨”的小阿哥啊！

两个送货员

周珂银

经友人介绍，订购了一家农业公司的新鲜蔬菜，每周送菜二次，开始享受起从田间直达餐桌的绿色食品。

第一次为我家送菜的小伙子叫吴俊，真是人如其名啊，剑眉大眼，脸庞清秀，鼻梁挺括，称得上是花样男孩。送久了形成默契，他放下货箱，拿出签收单，我签名，而后相互道声谢，简单的交接几乎不需要语言交流。然而，小伙子每次来总是微笑着，放下货箱时总是轻轻的，这些细节，还是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

一次，我家门铃损坏，还未及更换。忽然，一阵敲门声猛烈，吓得我心惊肉跳，“送菜喽”又是中气十足的吆喝，我纳闷，平时看着挺斯文的人，怎么突然变得彪悍？打开门，原来换了一个小伙子。小伙子主动告诉我，吴俊今天有事告假，他是来代替的。我礼节性点点头，不答腔，赶紧签了名，将单子交与他。然而，他却不走人，掏出一张名片递我。我一看，有意思，这小伙叫李俊，我打量着，细眼、宽鼻，又聒噪，实在不“俊”。接着，他又拿出一张单子让我看，原来这家公司的农副产品正在搞促销，推出几种礼品卡套餐可供选择。小伙子能说会道，滔滔不绝向我一一介绍……据我所知，送货员推销礼品卡是有提成的，我暗忖，吴俊送菜至今都不曾向我推销，你今天才送一次，就想赚提成？但听他介绍确实挺有诱惑，于是一转念便说，这样吧，你把单子留下，我考虑一下，如果需要，下次让吴俊带回公司。小伙子愣了一下，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图。他笑了，笑得有点坏坏，说，好呀，你让他介绍，你让他给你说吧。

那天，吴俊来送菜，我正儿八经拿出促销单子，让他解释一下，打算订购。没想到，小伙子突然脸涨得通红，张口结舌，我——们——是——这——样——，天哪！平生见过不少口吃者，还没遇到过这种境界的，每个字都要重复N次，短短几句话，他讲得青筋毕现，我听着额头冒汗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好不容易说完了最后一个字，我却记不得他前面说什么，完全不能连贯，我的思维也变得结巴了。是否请他再讲一遍，我正迟疑着，他已经逃跑似的离开了。

转眼到了下周，送菜的居然又是李俊，他说他是来替吴俊做这单促销的，他果真帮吴俊吗？想起他笑得坏坏的模样，我半信半疑。但这小伙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，实在是个干推销的好人才。为了让我相信，他将做好的单据留下，由我交与吴俊。小伙子的真诚使我产生了好感，我与他提起了吴俊的“口吃”问题。这才知道，他与吴俊是好哥们，打小在一个村子长大，吴俊因为口吃一直自卑，初中毕业就宅在家里啃老，不敢步入社会。后来他来上海寻工作，在这家公司站住脚，又向老板推荐了吴俊，这才好说歹说把吴俊拽出来一起打工。

我听了，不仅为他们兄弟般的情谊所感动，也为俊朗的吴俊而惋惜，说，你看你能说会道，除了送货还可以兼推销，吴俊只能干力气活了。听我这么说，小伙子连忙接话道，吴俊也有优势哦，他长得多帅啊，这次我们公司做了一本厚厚的企业画册，里面好多页面都用了他的形象，老板还给了他奖励费呐，这笔奖励我跑几十单推销也赚不来的，他比以前自信多啦。这不，牛吃稻草鸭吃谷，各人自有各人福嘛。

是呀，芸芸众生，熙熙攘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，要相信，上帝造人，也造名册，尘世间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站立的位置吧。

母子猴（剪纸） 奚小琴 作

命犯孤星的男人

本来要当格格的人（外一篇）

黄佟佟

如果不是有个两任金像奖影后的亲妹妹惠英红，像惠天赐暴毙这种消息恐怕还上不了报纸娱乐版，一位55岁过气武打男演员，最红的时候也还只是个二线明星，别说八零后九零后不知道，连我这样情迷武侠剧的七零后都不认得。陆小凤里白衣胜雪的西门吹雪，楚留香里冷得像一阵风的中原一点红，83版射雕里那个动辄就喝得醉醺醺的软弱的陆冠英……一时皆化烟云。

有人用“生不逢时”这四个字来形容惠天赐的一生，一个男人，出身名门望族，人长得丰神俊朗，如果不是“生不逢时”又如何解释这飘零的一生呢？惠天赐排行老四，人称“小四”，在香港穷到没地方住的时候，被父母签了生死契送入春秋戏剧学校学京戏，拜粉菊花为师，同门师兄弟有林正英、董炜、杨盼盼。“早起便开始练功，从不间断。倒立时在地上点一支香，香烧完才能下来，如一个不够力，手一软，头便被香烧到，痛得不得不赶快用手力撑起来。还要压腿，痛得呱呱叫，眼泪鼻涕一起流。”成年后的惠天赐这样回忆，那时的戏校，师傅都是往死里打。好不容易活下来，妹妹做电影女主角，带着他也入了邵氏，开始做武打替补。本来有机会大红，被大导演楚原看中，敲定了他做男主角，孰料半路杀出个导演桂治洪，非找他拍一个超级危险的镜头，结果重伤脊椎，在床上躺了2年，休息了4年，男主角梦如一江春水流去也。

不知是“生不逢时”的运气造就了惠天赐孤僻冷傲的性格还是这性格造就了他的差运气，总之，他把一手好牌打成了负债累累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转战电视圈时风光娶了亚视高层名门之后陈贝蒂，说起来陈贝蒂也是传奇女性，外祖父是当年的民国要人陈济棠，婚前曾与纽约儒雅的大毒枭余国祯恋爱三年。惠天赐与陈贝蒂育有两女，但这段婚姻以极不愉快的结尾收场。跟着妈妈长大的大女儿一直与父亲关系不和，2001年大女儿吸毒案发，在堂上以“父亲与年纪比她小的女子拍拖，令她放纵吸食毒品”为由求情，结果被判罚款2000元兼留案底。惠天赐怒骂大女儿畜牲，而此时惠天赐人生里与女明星斑斑的第二段婚姻也触礁了，传说他打老婆且花心。这时的他没家庭没事业没钱给赡养费，对这个世界充满愤怒，在报上大骂前妻陈贝蒂。

女儿出事了，他在意的是自己的面子，像所有少年时没有得到过正常爱护的人一样，他这一生也不懂如何爱人，他与前妻关系恶劣，与妹妹也关系不好，与儿女更关系淡漠。此后十来年，有人说他一个人在深圳开酒吧KTV，间或客串电影，也有人说他生活潦倒，每月靠领取政府提供的生活保障金度日。而最命不逢时的一点是，当妹妹二度走红，带携他再接新戏，他也雄心万丈独居北京，准备再战江湖时又出了事：减肥减得太狠，就在开戏前七八天，他一个人孤独地死在租来的北京五环外一座公寓的导演椅上。

一代剑客就这样孤独离场，三个儿女没有一个来奔丧，替他收尸的是同事。人人愕叹于他的年轻，他的际遇，说他是好人，可惜“命犯孤星”。而谁让他“命犯孤星”呢？是命运？是爹娘？是自己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唯一知道的是，这不祥的命运发端于1962年，一个长相清秀的名叫天赐的少爷仔被人残忍地拉出家门的那一刻。（下）

原创去哪儿？

吴 刚

不久前，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一季上演大结局。正所谓，一方唱罢，一方登场。《好爸爸坏爸爸》、《老爸向前冲》、《老爸加油站》、《老爸拼吧》、《星星知我心》、《加油好BABY》、《宝贝看你的》、《老少相对论》、《老爸老妈看我的》……多达20多档亲子类节目排队上市，一时间电视台都在忙着填补后《爸爸去哪儿》时段的空缺。

扎堆上演同质化的节目，孩子们会认可吗？家长们会满意吗？它们会延续《爸爸去哪儿》的火爆吗？新一轮找爸妈的大战刚开始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但话说回来，新档节目都能达到或超过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收视率有一定的难度。据悉，由原班人马推出的电影版《爸爸去哪儿》档期已定，将于新春在全国上映。想必届时掀起的亲情发酵潮，将会盖过电视“山寨版”节目。

其实，《爸爸去哪儿》这个节目的版权购自韩国电视台的《爸爸！我们去哪儿？》，引进海外模式，确实让国内电视变得好看了，但洋模式被买光后，我们的电视台又该怎么办呢？国内电视节目跟风现象屡见不鲜，这已成为当下电视荧屏的痼疾。无论是谍战片、超级选秀，还是各类益智类节目，在原创精品问世后，简单模仿、复制的节目总会搭“顺风车”狂轰滥炸，考验观众的耐心。跟风无原创性可谈，它表现出的浮躁传导给观众，只会激起观众的逆反心理，并逃离它的视线。我们想问，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市场，更多的原创去哪儿？原创何时才能真正火起来？

灯花

今宵灯谜

朱彬华

杂粮

（三字天文名词）

昨日谜面：破晓（四字口语）

谜底：明来暗去

七夕会 赏心乐事

草依旧生长

施 政

年终的时候总是有写不完的小结、计划、述职报告等等等等，你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分别，但却必须把它们写得各不相同。

儿子在我的对面用功，以西侧十五度啃笔杆的姿势与我如同照镜子。唯一的不同是他查百度，我翻报纸。现在的他隔两三天就要花差不多一小时到百度上摘抄好段，我曾经提醒他是不是可以在周末休息看书的时候多看看书，顺便摘抄些。可老师却是会确定摘抄方向的，也就是说提前看到好段也没用，因为不一定符合老师的要求，所以只能干耗着等题目。

我由着他去跟百度较劲，反正自己也正跟总结计划拧巴着呢。但心里的疑惑还是要问出来的，“为什么老师要叫你们摘抄好段呢，直接开出书单来，多看书不就完了。而且百度上搜了还得抄到本子上，有多麻烦？直接打出来多好，不是一样看？”儿子撇撇嘴，“你到底只当过数学老师，不知道语文老师的秘诀。老师说了，一篇文章全部照搬那就是抄袭，肯定判零分。可是搬个一两段就是借鉴，好文章可不就是这么拼拼凑凑出来的？”

我被他末了的反问句搞得石化了很久，颇有点萧瑟地体味着老师的良苦用心。这大概是孩子们真正日后用得上的功夫吧，可，现在就教是不是有点早了？深吸一口气，我决定探究到底，于是弱弱又问：那你平常写作文也是靠摘抄本上的好段去凑？

“那倒不是，”儿子想了想，“每次摘的东西记不住多少，写的时候要拼命回忆太费时间，我情愿自己写。”

我心情大好起来，于是接着埋头抄报纸，随口问他这次摘抄的题目是什么。他说题目是描写小动物的好段。凑过去看了看他奋笔疾书好的乌泱泱一堆，忍不住摇头叹息，“你帮我把这叠报纸上的小标题挑读着顺口的划出来，我帮你写几段描写动物的吧，你怎么摘来摘去都是小乌龟啊！就算乌龟长命，可其他的东西也没死绝啊！我们家的狗，外婆家的猫，隔壁阿三家的荷兰兔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儿子就猛扑过来拥抱我，“成交！你就帮我写11楼上的小猪吧，我帮你摘报纸，这个我很拿手！”

等躺倒在床上的时候，儿子和我都累坏了，估计是累过了头，他一时睡不着，扒着我说话。我不应他，只是睡自己的。半夜里醒了，看见儿子那边的床头灯还亮着，起来关灯，却看见灯下有纸，纸上有儿子端正的笔迹：《惧夜》孤双静闹皆为欢，独惧暗夜心不安。家母早已入梦境，夜未过半尤悸寒。

突然的，我开始怀念曾经的校园了，那个毛尖写过的广告栏上贴着文学讲座的地方。成长中每一条走过的路都是有意义，也许弯曲，但更多风景。现如今除了房产商的策划，鲜少能看到诗了，而就在这样一个夜里，我看着儿子写出的稚拙的诗句，似乎能透过空气中的雾霾看见一点点青草色，依旧是没有人看见地生长起来了。